

福尔摩斯全集

SHERLOCK HOLMES

最后的致意



英国]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赵梅君 译

 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福尔摩斯全集

THE SHERLOCK HOLMES

最后的致意

[英国]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赵梅君 译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最后的致意

华生告读者	(3)
威斯特里亚寓所	(4)
硬纸盒	(38)
红圈会	(62)
布鲁斯帕廷顿计划	(84)
临终的侦探	(118)
弗朗西丝女士的失踪	(135)
恶魔之足	(157)
最后的致意	(185)

最后的致意

ZUIHOUDEZHIYI





最后的致意

华生告读者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欣慰地得知，虽然风湿病的侵袭使他看起来有点跛，但他仍健在。长期以来，他一直居住在一处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草原农场里，在那里潜心研究哲学和农艺学。此间，他谢绝了很多案件，尽管报酬相当优厚。他决定从此退休。可是，由于德国人的突袭，为报效国家，他又开始将睿智和实际相结合，并因工作得极其出色而获得《最后的致意》中所载入的历史性成就。以前长期存放在我过去的记录中的几件案子也被收入了《最后的致意》之中，这样就使它们得以编辑成集并出版。

医学博士

约翰·H. 华生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威斯特里亚寓所

翻开我的日记，我看见这样一段话：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底的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，我们正在吃午饭，福尔摩斯接到一份电报，他一言不发地立刻回了电。然后，他心事重重地站在炉火边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还不停地看着那份电报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，瞳孔里显现出诡秘的光，望着我说：“华生，我把你当做一位文学家，你能解释一下‘怪诞’这个词的词意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奇怪——不正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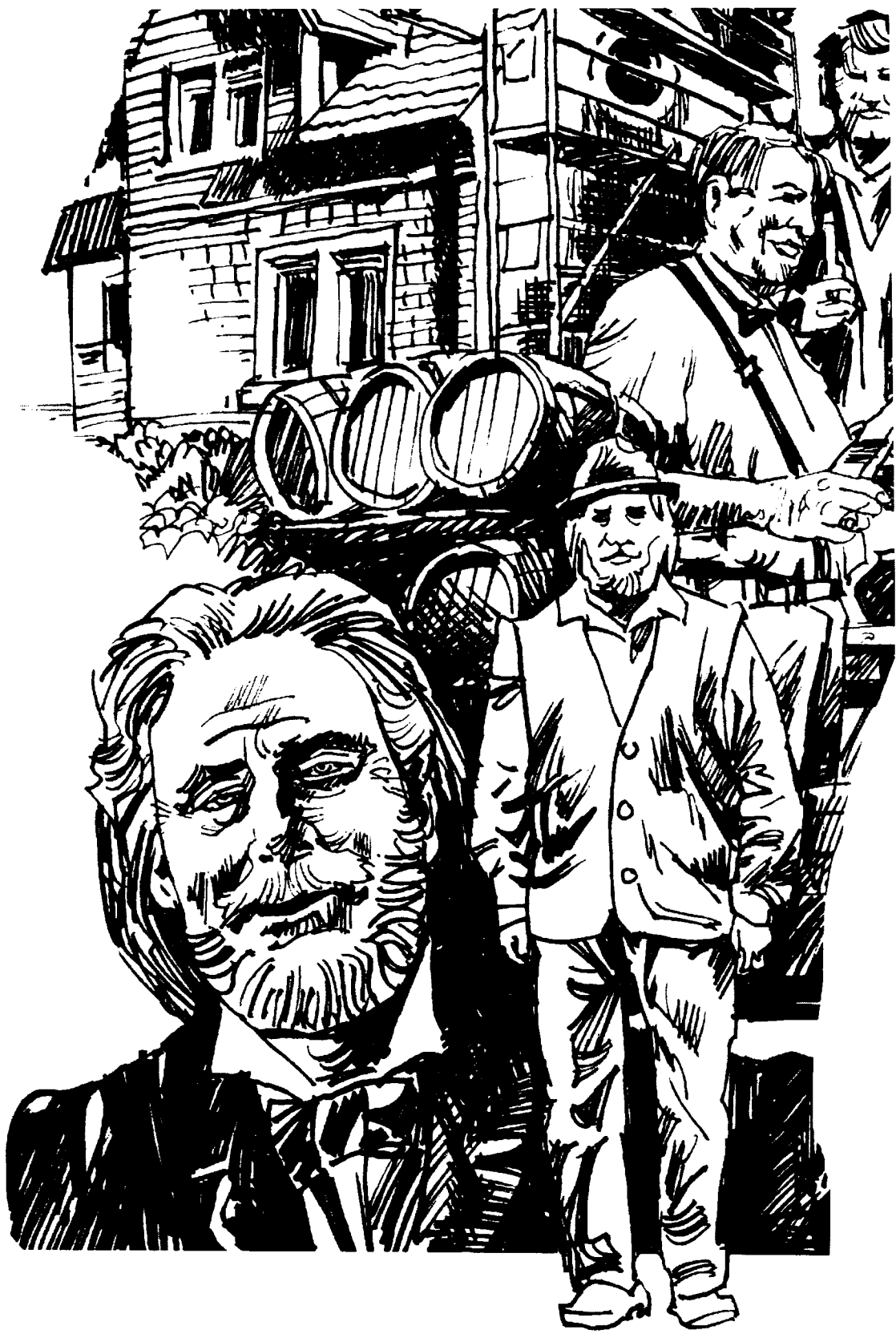
他摇着头否定了我的话：“我认为还应有更多更深层的含义。”他接着说，“它还包含着悲惨和可怕的意思。假如你想想过去那些长期令读者头疼的文章，你就会感到‘怪诞’这一词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犯罪。现在回想起‘红发会’和‘五个橘核’这两件事，开始都很怪诞，结果一个是企图抢劫，另一个直接引发了一场人命案。因此，对于‘怪诞’一词我是特别地警觉。”

这时，我猜到了那份电报的内容，便问：“电报里也提到‘怪诞’这个词了吧？”于是他大声朗读起电文来：

适逢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之事，是否可以向你请教？

斯考特·艾考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我问道：“是先生还是女士？”

“如果是女士她会直接来的，还会浪费电报费拍来电报吗？”

“你准备见他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羁押了卡鲁塞斯上校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。我的大脑像一部做无用功的发动机，由于没有产品可制造而散成碎片。生活如此平淡，报刊乏味无新，勇敢和浪漫已远离了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。你可能会问我是否预备着手研究新情况。然而现在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们的当事人已经到了。”

随着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，一个魁梧、胡须花白、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进了房间。无论是从他的穿戴上还是沉痛的表情中，都可以猜到他那不凡的身世。而且给人的印象是，他是一个像保守党人、教士那样的地道的守旧派。然而，此时他似乎被刚刚发生的什么事搞得有些神情慌张，他毫不掩饰地谈起他遇到的事情。

“我碰见了一件比较奇怪和令人厌烦的事。”他愤愤不平地说，“这是我生平从未有过的、最不成体统的、最难以容忍的遭遇。我十分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教。”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调说：“请坐下，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，我可否先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想到来找我？”“唔，先生，表面看来，这件事和警局搭不上边。然而，当你听我讲完这件事，你一定会认为：这件事不能不管。我对私人侦探本来并不怎么感兴趣，但是，您的大名我却仰慕已久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时马上就来呢？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福尔摩斯先生？”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，对他说：“现在是两点过一刻，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出的电报。不过，你这副没有梳妆



最后的致意

整理的样子，谁都会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。”

这位先生用手摸摸没有梳理的头发和没有刮过的胡须：“你说得太对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根本没顾上梳洗，对我来说离开那房子是求之不得的。来这儿之前我到处打听，连房产管理员都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，加里亚先生的房租早已付清了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他有一个坏习惯，老是一开头就让人不知所以。请您重新组织一下思路，然后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使您衣冠不整地出来寻求帮助。”我们的当事人忧愁满面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。

“我这模样一定很不雅观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但是我不敢相信，在一生之中我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，我敢保证听完我的叙述你就不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了。”但是，他的叙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屋外一阵喧哗，哈德森太太打开门，进来两位官员模样、体格健壮的人，其中之一是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。他气宇轩昂，在他的业务圈子里以精力充沛而著称。他先是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然后把他的同事——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介绍给我们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两个人在跟踪这个人，结果跟到了你这个地方。”他那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的客人，“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·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们今天跟你一上午啦。”

“显然，你们是因为他拍的电报才跟踪他的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“一点也不差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，一直跟到这儿。”

“你们凭什么跟踪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，我们想请你就昨天在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拉苏斯·加西亚先生之死做出解释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，瞪着双眼，脸因为慌张而变得毫无血色。

“死了？你是说他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了？出了事故了吗？”

“谋杀，如果确定的话。”

“天哪！多么可怕！你该不是说——你该不是怀疑我同这件事有关吧？”

“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，从中我们了解到你曾经准备昨天晚上在他家里过夜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，你在那儿过夜了吗？”

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。“等一下，葛莱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所要的就是一份十分准确的供词，对不对？”“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，这份供词可以用来给他定罪。”“艾考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，你们就来了。华生，我想喝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会有所帮助吧。先生，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，我建议继续讲下去，不必介意有人打断过你。”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



最后的致意

一饮而尽，脸上恢复了常态。他面露惶惑地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，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，”他说，“因为喜欢社交，结识了许多朋友。其中有一个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叫麦尔维的休业酿酒商，在他家用餐时我结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，我知道他具有西班牙血统，能讲一口极其地道的英语，同大使馆有些关系。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英俊男子。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十分投缘，他好像一开始就很喜欢我。在我们相识后的第二天，他来看望我。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。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，昨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了。

“在此之前，他曾经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。他有一个忠实的仆人，也是西班牙人，替他照料一切。这个人会说英语，为他管家。他还有一个能够做一手好菜的混血厨师，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。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能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。我同意他的看法，虽然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。

“我驱车来到寓所——它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。房子背道而立，前面有一条曲折的车道，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，这是一所高大、年久失修的旧房子，外表破烂。当马车来到那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，停在杂草丛生的车道上时，我曾非常犹豫，考虑是否应该拜访这样一个我知之甚少的人。他亲自打开门，非常热情地对我的到来表示了欢迎。一个神情忧郁、面孔黝黑的男仆替我拿着皮包，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。整个屋子都令人感到郁闷。我们面对面地坐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着进餐。加西亚虽然尽力殷勤款待，但我看出他的神情好像一直恍恍惚惚的，说话也十分含糊，乱七八糟的，不知他要说什么。他显得心神不安，时而用手敲打桌子，时而用嘴咬指甲，还有其他一些小动作。那顿饭菜做得并不好，令人倒胃口，照料也欠周到，再加上仆人的寡言和阴沉的脸色，实在让我非常不舒服，我真想找个借口离开那里，我敢保证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件事也许对两位先生的工作有所帮助。当时，我一点儿也没在意。快吃完晚饭的时候，仆人送来一张便条。我观察到，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，好像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，更加古怪了。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，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，陷入沉思。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，他没有告诉我。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，我就去睡觉了。不大一会儿，加西亚向门里探头看我，问我是不是按过铃，我说没有。当时房间很黑。他先表示了歉意，说不该在这么晚的时候还来打扰我，然后说已经快凌晨一点钟了。后来，我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天明。

“现在，我要讲到我这番奇特遭遇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了。我醒来时，天已大亮，一看表，快到九点钟了。我曾告诉过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，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按铃叫仆人，没有人答应。我又按了几下铃，还是没有人答应。我想，肯定是铃出了毛病。我气呼呼地穿上衣服，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。但楼下居然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奇怪。我在大厅里叫喊，没有人回答，又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，都空无一人。加西亚在昨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，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，但没有人回答。我转动把手进了房间，里面什么人也没有，床上一丝不乱，



最后的致意

证明没有人在那儿睡过。他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见了。外国主人，外国仆人，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都全无踪迹啦！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“咯咯”直笑，一边把这件怪事写进他那记满各种奇闻怪事的手册之中。“你的经历真是前所未闻，”他说，“先生，你能否告诉我，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非常气愤，起初想我成为被捉弄的对象了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，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。我发现那个寓所是从这个商号租出的，于是就去镇上找到了这家主要地产经纪商。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不可能仅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，可能为了逃租，别忘了现在正逢三月末，结账日快到了。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了谢意后告诉我，租费早已付清，结果逃租的说法并不成立。后来，我进城走访西班牙大使馆，那儿也不知道这个人。然后，我又去找麦尔维，因为就是在他家里看见加西亚的，可是我发现他对于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知道的多。再后来，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，就来找你这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了。不过现在，警长先生，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，我知道又发生什么悲剧了。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，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，有关这个人的死，我是绝对一无所知的，尽力为法律效劳是我唯一的愿望。”

“我相信，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——这个我相信，”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，“应该说，你讲的各种事实，同我们所掌握的完全吻合。比方说，晚饭时他收到了一张便条，你知道这便条后来怎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么样了吗？”“我看到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了。”

“您有何见解，贝尼斯先生？”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肥胖粗壮、红棕皮肤的汉子。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之间的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这使他那张脸显得不那么难看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，那纸片被折叠过，已经变了色。他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因为炉子外面有炉栅，加上死者扔过了头，使我在炉子后面找到这片未被烧过的纸片。”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。

“你一定是把那房子的各个角落都仔细查找了一遍，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。”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一贯如此。我可以把它读出来吗，葛莱森先生？”葛莱森表示同意。

“这个便条是用我们常见的米色直纹纸写的，没有水印，是用短刃剪刀分两下剪下的一页纸的四分之一，折了三次以上，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紫色蜡的封口上匆匆压盖过，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，上面这么写着：

属于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色和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

主楼梯，第一过道，右边第七，绿色粗呢。祝顺利。D.

这像是女人的笔迹，而且笔头尖细。可是地址却是用另一支钢笔写的，再不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笔迹粗大得多。你看。”

“一张非常奇特的条子，”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，“我真佩服你，贝尼斯先生，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注意了很多细节。我也许可以补充一点儿细枝末节，椭圆形的封印，毫无疑问是一颗平面的袖



最后的致意

扣——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是这种形状了！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。所剪的两刀距离虽然很短，但仍可以清晰地看见，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现有折痕。”

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。“我还以为已经什么都明白了，现在才知道还是漏掉了一些东西。”他说，“应当说，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，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，而且这件事要牵扯到一个女人。”当我们谈话时，斯科特·艾考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。

“我很高兴，你找到这张便条，因为它证明了我所讲的事情，”他说，“可加西亚先生和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“说到加西亚嘛，”葛莱森说，“这容易说，今天早晨他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被发现了，他的头被沙袋或类似重物打成肉酱。那地方很偏僻，四分之一英里之内鲜有人烟。显而易见，有人从后面将他打倒，甚至在打死后又打了很久。这是一次狂暴的凶杀，案犯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”

“也许是抢劫而后行凶吧？”“没有，没有抢劫的迹象。”“真是悲惨至极，”斯科特·艾考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对我太不公平了。他深夜外出，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，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为什么会卷进了这个案件呢？”“很简单，先生，”贝尼斯警长回答说，“从死者身上唯一发现的就是你的回信，内容是将在他家过夜，而他在该晚死于非命，我们由这封信才得知死者的姓名和地址。今晨九点以后赶到他家，房间空无一人。我一面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，一面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。后来我进了城，会合葛莱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。”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“现在我想，”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，“最好是公事公办。斯考特·艾考斯先生，你得跟我去一趟警局，把你的供词写出来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可以现在就跟你们走。可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仍然请你代为出力，我热切盼望你能够不惜心血和花费，弄清事实的真相。”福尔摩斯转过身对着那位乡村侦探，“你不反对我们合作吧，贝尼斯先生？”“当然不会，先生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”

“看来，你做事敏捷而有条理，不过，我想问问在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的问题上你有线索吗？”“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，当时下着雨。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。”

“但是，这根本不可能，贝尼斯先生，”我们的当事人喊了起来，“我敢发誓不会听错他的声音，就在那个时间，他正在我卧室里同我讲话。”“是令人奇怪，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。”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。“你有线索啦？”葛莱森问道。“从表面上看案情似乎很简单，尽管它有些新奇有趣。在我斗胆发表最后意见之前，我必须对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哦，对了，贝尼斯先生，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，除了这张便条之外，还发现什么别的令人感到可疑的东西没有？”这位侦探以一种感到惊讶的神情看着我的朋友。

“有，”他说，“还有一两样非常可疑的东西。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，会让你见到这些东西并发表高见的。”“很好，”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，“哈德森太太，请送这几位先生出去，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走，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回电费。”几位来客离去后，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。福尔摩斯使劲抽着烟，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。他的头伸向前方，显示出他独特的专心致志的